

丹东作家丛书

路地 主编

龙 态 河 边

楚
伶
著

辽
宁
民
族
出
版
社



楚
伶
著

辽宁民族出版社

龙 态 河 边

一九九七年七月

丹东作家丛书(18 册)

路 地 主编

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)
丹东市委印刷厂印刷

字数:1,610,000 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80

印数:1-500

1997 年 7 月第 1 版

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吴昕阳

责任校对:洛 帛

封面设计:白 友

版式设计:文忠实

ISBN7—80527—900—4/I·185

定价:126.00 元

楚伶先生 一九四二年生于辽宁东港市北井子镇团山子村。辽宁教育学院中文系毕业。任中学语文教师近20年。爱好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创作，现为丹东市作协会员。八十年代初，开始做教育行政工作，现任东港市教育局局长。



走过了五十几个春秋，苦辣酸甜均尝，但性格没有变，爱好没有变，做人的准则没有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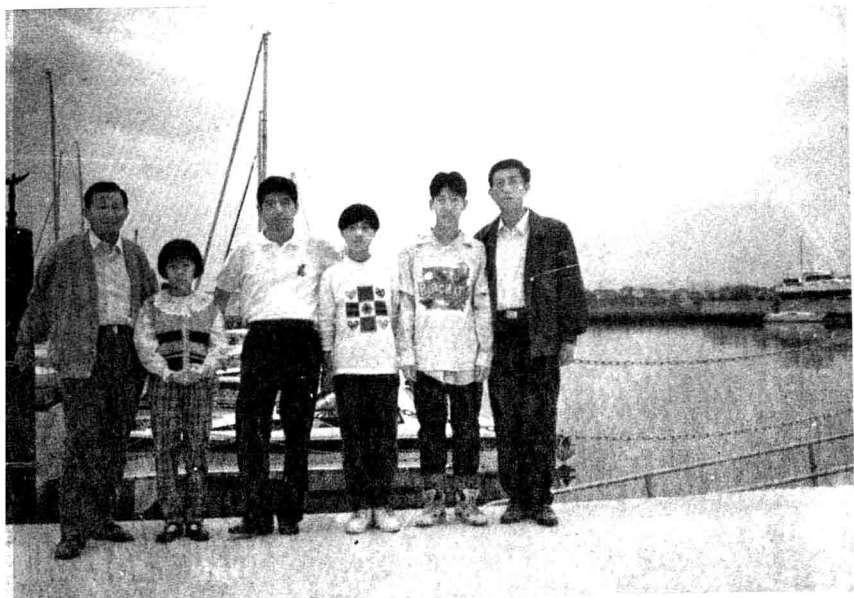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九九五年十月摄于宽甸青山沟

不会说假话，想说嘴也哆嗦，不会摆架子，摆出来也难看。
这也许就是龙态河的性格吧。



一九九二年摄于局机关门前



一九九四年十月摄于日本伊势湾海滨（左三：日本友人三桥耕一）



一九九六年十月摄于朝鲜板门店（左二：作者夫人张增贤）

第①有李河，叫龙套河。据说有九十九道弯，住在河边的人，都叫李河却这么叫，可谁也说不来由数过。它有时咆哮，有时平静，翻浪着，流淌着，讲述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故事……

五十年代末，阿坝县立起今天原人集地起游的最高学府——龙山中学校。谁都想通过这块跳板，上个中学、大学，当个工程师、干部，听说有的人还破题，不少人而转差土背朝天，省吃俭用，把一腔热血都倾注在红砖瓦房的水泥合金。

《丹东作家丛书》序言

路 地

有山也有水，有江也有海，乃丝绸鱼米之乡，丹东人杰地灵。新时期以来，由于市委、市政府的正确领导，丹东大地出现了一次文学的崛起。于是作家队伍梯次成长，于是走向全省及全国，于是几次获全国大奖。评论家李作祥欣喜地誉之为“一派生机、令人刮目的丹东文学风景”，“居于全省文坛的显要位置”。

文学风景，是人工营造。文学崛起，则是顺应规律的结果。我国的文学工作，举步维艰。1956年文

艺的春天刚刚降临,1957年则来个“反右”,从此文学即在“左”的路线下踟蹰,以至导致“四人帮”舞弄“假大空”精神枷锁,长达十年之久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文坛萧条,亟待复苏。必应从中国的和外国的、古代的和现代的、理论的和实践的诸方面进行综合思索,从而寻出确当的突破口,由此循序渐进,庶几使文学走上符合规律的道路。丹东文学的崛起,大致如此。当其时,胆识是需要的。

文学需要才华,而才华是需要发现的,需要进行大面积的悉心的“探矿”,于是各种读书会、笔会是不可少的。才华又是需要点燃的,点燃了才可释放其艺术热能。点燃,则需针对“这一个”——举火。路子对则人才出。事实证明,丹东是不乏有才华的作家的。

文学需要素养。文品缺乏素养,必内涵匮乏,所谓作家“非学者化”,此之谓也。人品缺乏素养,必延及文品之低下,所谓“文如其人”是也。若提高作家素养,必投身实践以磨炼,必坚持读书,读各种各样的书,读一生一世的书,用人类的文化精华来营养自己,充实自己。大环境(小环境亦然)则应营造浓浓的艺术氛围,使作家浸泡其中,久之必得潜移默化之功。此乃丹东作家的成才之路。

可见,文学人才需要培养。要者,一需要水准,以

己之“昏昏”难以使人“昭昭”；二需要事业心，不甘心当蜡烛何以照亮他人。二者缺一不可。

中国作家需要读中国书。中国古文化是一幢宝库，曾出现六经巨著，出现孔子、老子等诸子百家，出现世人瞩目的文景之治、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。如今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，也在学习中国古文化，以佐治国之道。作为中国作家，面对古文化宝库，只要潜心学习，诚心对话，必遇柳暗花明之境。中国古代文学，乃世界文学之金字塔。中国作家若不学习中国古代文学，必为无本之木。唐诗是光辉四射的瑰宝，如不学习唐诗，何谈中国诗人。

中国文学需要中国“主义”。即需要中国作风中国气派，才能使中国读者爱读。当然，文学需要随时而嬗变，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学的优长是必要的。如要将外国的某种“主义”移栽于中国土地，并妄图成为中国文学之主流，是永难实现的。中国文学就是中国文学。

文学之要义是在发掘人生的富矿，因此文学需要勤奋。必须苦读、苦练、苦思、苦写。粗俗与文学无缘。高雅与文学相伴。“玩文学”是没有出息的。

文学的崛起，如同浪潮，它需要推波助澜。否则就会出现平潮或低潮。尤其在经济大潮冲击下，文学

已见贬值,更需要有远见卓识的向前推进。时代在检验着每一位文学工作者之使命感。人们理应小心从事,以免弄皱这一帧弥足珍视的丹东文学风景。

然而,文学毕竟是人类冠冕上的一颗明珠,必将辉映着人类的生命流程,永不熄灭。

上面说了这些话,并不是无目的的。原想比照中国古今名作家为榜样,寻觅出几条我们作家,特别是青年作家的可行之路。初衷是不错的。唯恐“庸医”开列了畸轻畸重的药方,“害人”倒不至于,效力不济是可能的。望慎服。

由于偶然的机,承担了这套丛书的主编工作。本丛书共收入近二十位作家的作品,自属丹东文学实绩的部分展现。其中有老文友,也有新文友。老文友们,应说已探及了文学的奥妙,深知若疏离了文学,人类社会将何等苍凉,一己人生将何等寂寞。因此多少年追随文学之神的脚步走,安贫乐道,令人肃然起敬。新文友们,手执犁锄在默默耕耘文学沃土,如今也已结出果实。不夸张地说:有的已显示了熠熠才华,直寻人生体验的层面运思、走笔,起点自有高度。人们有理由期待他们,在未来的年份里,必是杜鹃七彩争艳,银杏压满枝头。作为文学老者,愿说一句:我爱你们,也敬你们。让我们老、中、青三代作家携手共

进,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光发热。

自感才力不逮,编得匆忙,又巨细集于一身,丛书缺憾处着实难免,望诸文友批评,谅之。

1996年9月20日

情系龙态河

岳长贵

我携带上散发着油墨香的《龙态河边》，爬上高高的龙盘山巅，头顶上的白云在淡淡地游走，脚底下的龙态河在静静地流淌，清风绕过树枝的间隙伸出柔软的手，为我翻开书页。这时，我突然看到，生活在龙态河边的伙伴们，带着浑身的鱼腥，一脸的憨笑，欢蹦乱跳地跑过来。……

于是，我不由得联想到这些“文学人物”的创造者，我的老友楚伶先生——

屈指算起，我们之间交往已三十余年了。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，斗转星移，沧海桑田。“老朋友”这个字眼，却始终似生活的依托、心中的永恒、精神的家园、灵魂的泊地，推拥着彼此走向梦想与辉煌，去实现另一个自我。“悲莫悲兮生别离，乐莫乐兮旧相识”。“乐莫乐兮”乃人生至乐也！每当吟诵这样的诗句，我便沉浸在天地人心的温馨里，感谢漫漫人生旅途上这一难得的机缘。

那是六十年代初，我俩分别在两所农村中学执教。由于对文学的偏爱，偶尔在《安东日报》的“小花园”里耕耘一两畦巴掌大的“格子田”。相距虽不过百里，却无缘相逢，彼此只靠“鸿雁”往来传书。信的内容已经记不确了，无非是巴尔扎克、托尔斯泰、屠格涅夫……

他因文识我，我从信中读他。

他那手潇洒的硬笔书法，很令我羡慕不已。当时不知有庞中华，惟知有楚伶！

每封信中都力邀我前去作客，其情殷殷，其意切切。我何尝不想与老友促膝把盏，一叙为快？岂料一场“浩劫”，冲击得“劳燕”东西，此愿竟付诸东流！我被赶到北部的一个山区，接受贫下中农的“再教育”；他也因文罹祸，成了被批斗对象，一部二十余万字的手稿付之一炬。二十万字，就是二十万滴心血呵！痛

哉，悲夫！

转眼又是几番风雨，几度春秋。一个偶然的会，我从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儿童小说里，读到了一篇题为《小喇叭》的儿童小说，署名为“楚伶”。惊喜之余，急遣“飞鸿”探询，回复曰“是”！我手捧书卷，心中热浪掀涌：从人生识字忧患始的角度说，这位缪斯女神给他的痛苦远远大于欢乐。但他虽已年届“而立”，却仍痴迷如初，且自《小喇叭》吹响之后，便一发而不可收：《车轮滚滚》、《龙盘山下》、《杏花盛开的时节》……因之引起文艺界的注目，市县文化部门都将他列为“调入”对象。谁知他对教育事业却情有独钟，舍不得与他那三尺讲坛“拜拜”。……

越明年，他调进了县教育局。又经历几度草青草黄，他被推到教育局长的位置上。文友闻之莫不惊诧。如今为官之道已“开放”成一套嗑儿“端起酒杯斤八两不醉，迈进舞厅什么舞步都会，打起麻将三宿两宿不睡……”

而他这个带“长”的“官人”，却依然保留着文人的那份清纯，那颗童心，抓教育同搞创作一样地投入、认真，与他的同事们硬是将东港的教育事业“扑腾”得红红火火，名声在外。……

俗语说，“无意插柳柳成荫”。缪斯女神又一次

“垂情”于他：

前年，他以中国辽宁省教育代表团成员身份应邀访日，所见所闻，激起他灵感的火花，在大阪府的贵宾馆里，挥毫写下《樱花情》。这篇优美的散文分别在《满族文学》、《东港市报》上发表，显示出他的笔没有锈钝，依然洋溢着功力深厚的表现力！于是，当辽宁民族出版社在编辑出版《丹东作家丛书》时，又把他划入文艺圈里。于是，我的书架上便多了这一本小说散文集《龙态河边》。

楚伶同志长期生活在黄海岸边——龙态河畔，这里的人们有着让他敬重的清纯与朴实，让他感动的热情与真态。他从他们身上发现一种难以捉摸的魅力，使他感到亲切感到可爱感到迷恋。于是，他以自己独特的视野，审视着心目中的黄土地；以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，描绘着变幻莫测的人情世故。

一个作家，使自己的作品洋溢着个性的情趣，应该是为文的起码。在作品中充分袒露自己的心灵，亦是题中应有之义。字里行间洋溢着激情，蕴含着一种精神，一种完全属于作者自己心灵的呼唤。无论是在《龙态河边》对人性的拷问，还是在《杏花盛开的时节》对农村新人物的讴歌；无论是《赛蟹》中对老校长教育艺术的赞美，还是站在涌起“千堆雪”的大海边，对昨